

铁竹傲然报平安

◎赵黎(河南平顶山)

在中国美术璀璨的星空中,从来不乏大家之风的熠熠星光。中原走出的画家刘德功,创建了铁荷画派,并使其自成体系,傲然屹立在中国画坛。其作品以唯一性、思想性、原创性、艺术性集一身在中华画坛奠定了学术基石,使“铁荷”之花在祖国大地灿烂绽放。

刘德功近几年的作品创作始终坚持以“思想是艺术的灵魂,创新是艺术的生命,个性是艺术的根本”为创作理念,践行着“塑造美的形象、描绘美的环境、抓住美的情趣、造成美的意境”;创作的每一个载体的美,都是从他的灵魂深处发出的,反常合道,作品闪现着让人亢奋的亮点,令人神往,使人震撼。

我与刘德功先生相处四十载有余,他每个阶段的作品向前拓展一步都在我的笔端留下了印记。当我近期看到他新创作的竹子时,还是为之一惊。竹子在人们的认知中是虚怀若谷、胸怀坦荡、傲然挺立、君子风度,苏轼的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把竹子高尚的品格和顶天立地、傲雪凌霜的坚强意志都展现出来。古今爱竹咏竹者不胜枚举,清末画竹名家郑板桥的咏竹诗“咬定青山不放松,立根原在破岩中,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”,是其一生坚韧不屈的写照,更是画家刘德功在艺术的道路上坚定如初、不屈不挠、思变创新一路前行动力。

画竹本是刘德功的童子功,与他坚强质朴的品格和坚韧不拔、永不放弃的精神相吻合,所以他爱竹、画竹。为方便观察春、夏、秋、冬和风、晴、雨、露不同季节和天气竹子产生的变化。他在自己的庭前院后都种上了大片的竹子,与其朝夕相处,多年细致的观察使他在创作中对竹子有了更深的感悟。

1999年秋,刘德功做了一个惊人决定,他卖掉房子,请了长假,把女儿托付给妹妹抚养,奔赴四川大熊猫的故乡去写生画竹子。在苏东坡的故里四川眉山,他一画就是半年。为了省钱省时间,他春节没有回乡与家人团聚,独自在四川写生,居住在十几平米的陋室,油盐酱醋瓶罐,笔墨纸砚书籍,挤满狭小空间。由于无法摆放大号的画桌,他就把床被掀开,在床板上铺设毛毡,挥毫泼墨。

除夕全家欢聚的时刻,刘德功却在细雨绵绵的眉山竹林里,眼望着无际的形态各异的竹林,创作灵感如同神助般涌出。不知不觉,他走到了竹林深处。一阵寒风袭来,他看



看慢慢暗下来的天空,身不由己地打了一个冷颤,准备返回的刹那,他突然发现竹林里有大片坟地。时值寒冬,天冷风寒,夜幕降临时,这一片片竹林显得格外高耸挺拔,似一排排古战场上的长枪、长矛等兵器。特别是那一片片厚实锋利的竹叶,在寒风吹动下像闪烁着寒光的利剑,并发出“杀杀杀”的响声。许是上苍眷顾,让他产生了竹林剑戈、刀枪林立的错觉,就在这种错觉中,他瞬间感悟到了艺术的真谛,感悟到了竹子饱经风霜、永不屈服、傲然挺立的坚强意志和“笑画梅,怒画竹”的精神内涵。

从那时起,刘德功的画风一改传统画竹的“去肥留瘦”,用枯笔重彩或枯笔重墨的构成方式来表现竹子的体积感和体魄感,把个人的思想灵魂注入竹子的体魄中,使之作品形成了出其不意的视觉冲击和心灵撞击。在用笔和用墨上,时而“庭前笑看花开落”,时而“高山流水遇知音”;既如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,又如“一树梨花压海棠”;有时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有时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……常有出

神入化、意象万千之感。

刘德功的竹画作品,反映了扎实基本功,彰显了浓浓的书卷气。潇洒淋漓而无剑拔弩张之势,笔墨简约而无呆板凝滞之感,秀丽中寓苍老,严谨中见超逸,拙雅中蕴机敏,随意中现法度,让笔下的竹子有了惊风雨、泣鬼神的铁风、铁气、铁魂魄和铜雕铁镂般的坚贞与厚重,有了铁荷的兄弟篇——铁竹子。

时光荏苒。疫情期间,刘德功带着他的拳拳报国之心,画竹报平安,祝愿国泰民安。他以创新的手法求变,在练达中升华,他希望画出时代的强音,画出自己对社会的祝愿,画出自己的精神、自己的见地。他把最清冷、最纯净、安详、深邃的蓝色披在了竹子身上,用蓝色画竹喻示着中华民族像蓝色的大海一样安详宁静,用博大的胸怀容纳着世界、用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能力维护着和平,捍卫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,这也是伟大的时代赋予画家的使命与担当。如果说刘德功铁荷的感觉是一方大山,那么他画的铁竹子的感觉就是铜墙铁壁!



刘擎国书

近山亲水忆旧游

◎詹家梅(安徽贵池)

人过中年,越发念旧。那年夏天,一家四口,利用暑假,近山亲水,首选便是早年工作和生活过的豫西鹰城。

上午9点驱车直上连霍高速,才过锦屏,便暴雨倾盆,正想就近躲避,不想雨点渐小,但却断断续续,一直下到徐州。下午5点抵平顶山新区出口,平市老友已等候多时,随同进入鹰城,宿政务新区。

晚上新老朋友欢聚一堂,大家多为天命之年,虽二三十年不曾见面,却仿佛没有分别几天,春风满面,谈笑风生。

次日一早,奔近山目标。出郑尧高速,远眺中原大佛,慈眉善目,造型庄严。然后顺峡谷右边盘山公路逶迤而上,直达山门,换乘景区公交,盘旋至索道起点。

尧山索道长近三千米,因刚下过暴雨,云蒸雾绕,秀峰时隐时现,坐在厢内凌空飞跨三道奇峰峻岭和三条幽深峡谷,腾云驾雾,惊心动魄。下了缆车,就到了半山腰。攀登最高峰只有一条飞云栈道,一米来宽,紧贴险峰绝壁,偶从道中伸出的树木的空隙朝下看,悬崖绝壁,深不见底。栈道沿途多是参天古松和粗如手臂的高山杜鹃,棵棵相连,片片相依,千姿百态,因此又被誉为杜鹃长廊。虽错过了花季,但沿线奇峰耸翠,水挂前川,还有很多不知名的山花野草,高低错落,色彩各异,不时还有鸟鸣婉转,可谓一步一景。

登上览胜台,再走羊肠道,你牵我拽,奋勇直前。攀上玉皇顶,席石而坐,脚下是层层片片的青翠松林,四周是高低起伏的大小峰峦,凉气习习,沁人心脾,与山下的酷热形成了鲜明对比。睹此景,我不禁想起北宋诗人梅尧臣的《鲁山山行》:“适与野情惬,千山高复低。好峰随处改,幽径独行迷。霜落熊升树,林空鹿饮溪。

人家在何许?云外一声鸡。”

尧山原名石人山,早在景区开发前,我和兵工厂的青年同事就曾来过。那时只能沿着天然涧沟艰难攀爬,一路荆棘丛生、九曲回肠、险峰迭起,虽正值年轻,时过晌午,仍然未能绝顶,只好中道而反,可那份刺激豪爽的感受却是记忆犹新。

循栈道原路回返,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。紧赶慢赶,下午两点才赶到亲水美地昭平湖。温情荡漾的昭平湖依旧风和日丽,碧波万顷。限于时间,不能下到湖里击水三千,依依不舍。湖畔的伏牛山层峦叠嶂,苍翠欲滴。水库大坝的南端山麓,酒店次第,游人络绎不绝。

吃完饭,随同昔日同事,今天公司领导一同参观工厂,北沟进,南沟出,重点看了现代化的民品生产作业线,为曾经工作和生活的三线企业能够顺利转型,走出低谷,实现二次、三次创业,军民品生产相得益彰,感到自豪和欣慰。

傍晚道别江河诸友,再访平市老城,参观朋友开办的宾馆酒店,品鉴美味佳肴。郑州好友宗泽闻之,专程来晤,少不了又推杯换盏,一醉方休。

回连的路上,两个孩子仔细把玩老总赠送的礼品手枪,爱不释手。而我则久久不能平静,一路回味过往,驰骋想象,来不及字斟句酌,信口一首《鹰城行次》:“故地重游,幸会老友。光阴荏苒,岁月难留。鹰城风华,美不胜收。平西湖畔,十里烟柳。山高水长,尧山竞秀。极目远眺,层峦云游。想马河谷,涧水激流。双鹰奇峰,凌空守候。柔媚昭平,拥抱伏牛。渔歌互答,涛声依旧。三线基地,克难加油。昔日困干,今天翘楚。通宵闲话,思绪悠悠。欢聚恨短,握别歧途。人生在世,不过百秋。快意至上,开怀久久。”